

第一章

2036年

黄昏笼罩了被LED灯点亮的美国城市。天际，雷鸣滚滚，闪电不时闪耀着暗紫色的剑光。古旧的城市无人问津，巨大的住宅区早已人去楼空。小巧的LED灯在白色路面上描绘出交通线与路牌，贯穿整座城市，有许多忽闪摇曳着，熄灭了。车道线斑驳缺失。

主路的外车道都是双行道，如火车一般蜿蜒的公交车连接着十节车厢。几条年久失修的天车线路已经很久没有运行了，车身嘎吱作响，覆满了植物。市民车辆上的LED灯熠熠闪亮，一半的车以电力驱动，另一半烧混合汽柴油。许多车身上都饰有纹身一样的印花。大部分车辆都是自动驾驶的，驾驶员们做着自己的事情，走神偷闲。电动车，助动车，溜旱冰和滑滑板的人们在汽车左右行进，有些以最高限速在车流中穿梭疾行，大部分则在车道，自行车道，小巷和人行道之间缓慢穿行。停靠在路边的车辆紧紧相连，平行停车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车底下延伸出两个橡胶滚轴，把车身托高了几厘米。被架高的车借着滚轴，横向移动，轻轻松松地出了车位。

上下班的人群挤在两条主要的公共交通线上。街上，无数拾荒者在楼宇间的小巷里徘徊闲逛。几乎每个行人都佩戴着面饰：口罩，护目镜，无线耳机，连接着各样帽子的耳罩，还有定做的机车头盔。

警方的巡察无人机游弋于街灯之上，监视着庞大的人群。机身两侧的红蓝警灯标示着这些无人机为警方所属。

城中，彩色LED灯闪耀着褪色的光芒，描出一栋破旧的六十层公寓楼的轮廓。拥挤的停车场里，一辆白色豪华跑车的车门打开，一个27岁，188厘米高，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子从车里踏了出来。男人名叫夏恩·钱伯斯。他迅速插入了另一辆黑色轿车的充电器，并把一个沉重的行李袋放进了车里，随后便快速走向了公寓楼。

夏恩进了他简约的两卧公寓，掩上门，叫道：“洁德！”还没来得及脱下外套和鞋，他便冲进了卧室。屋内丝毫没有烟火气，除了一张简单的木制餐桌，没有其他任何装饰和家具。

一个24岁，170厘米高的棕发白人女子放下了正在阅读的书本，抬起头来。女人名叫洁德·佳斯特。夏恩一脸担忧地站在卧室外的走道里。

“夏恩，你在干什么——”

“我们得赶紧收拾一下走人，”夏恩快速地说着，“就是今天，洁德。到时间了。去把硬盘处理好。”她皱着眉头，低头望着手里的书。“洁德？”她站起身来，把书丢在了床头柜上。

“我们是要逃难吗？现在就走？”她不情愿地猜测。

“是的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执行应急措施……现在。”他乞求道。穿过走道之前，他抓住了洁德的手，上前给了她一个热切的吻。他们松开彼此后，夏恩对她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之后再跟我解释吧。”她严肃地回应。夏恩放开了她，任由她离去。随后，夏恩迅速打开衣柜，抽出一个旅行箱，打开。

另一间卧室的门猛然打开，里面是夏恩的办公室。洁德走了进去。房间里满是电脑和办公器械。她匆忙登录主电脑。电脑启动后，洁德插入了一个带有绿色六边形图案的拇指磁

盘。她操作着一个全息触摸板，把一个叫做“六角士”的文件拖进了磁盘上的绿色六边形图标里。几秒钟后，文件下载完成。洁德删除了文件和整个硬盘，从电脑插口处拔出了磁盘。

在公寓的露天阳台上，洁德擦亮了一根火柴，悬在一个金属垃圾桶上。昏暗的火光隐约照亮了她的脸庞。楼下的城市街道车流熙攘喧嚣。雷雨沿着地平线冲着城市袭来，风也刮得更猛烈了。垃圾桶里，许多硬盘，笔记本和散页堆叠在一起。洁德泪眼朦胧，泪珠滴落在垃圾桶上。她把手里的火柴丢进了桶里，呆望着火焰燎着桶里的一切。几秒钟的时间里，夏恩和她共同的心血便付之一炬。

洁德进了卧室。夏恩已经把第二个旅行箱也塞得满满当当了。他停下了手里的活，转向她。

“弄完了？”他问。洁德点了一下头。夏恩转回身去，继续收拾行李：“我们现在该出发了。”

“夏恩……我们是不是有危险？”夏恩停顿了一下，转过头去望着她。

“没有，我争取了足够的时间，”他坚定地说，“等我们上路之后我会跟你解释的。现在得抓紧时间了。你相信我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相信你。”

“那就帮我一起收拾。”

洁德一边在他身边帮忙，一边问道：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夏恩和洁德驾着一辆黑色轿车，顶着雷暴雨，行驶在郊外一条拥挤的高速路上。他们的儿子杰克坐在后座上。脑袋上覆盖着金色绒毛的杰克只是个两个月大的婴儿，不时低声呜咽。洁德转过脸来注视着他。路灯照亮了他明亮的蓝眸，和夏恩一模一样的蓝眸。

“别担心蜜糖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洁德柔声说着，递给杰克一个装着绿色液体的奶瓶。他立马安静了下来，开始吸奶嘴。

“这就对了，”她轻笑着点头，转过脸去，望向驾驶座上的夏恩，“夏恩？”

他深呼吸了一口，坦言道：“之前的几个月，我一直在控制着我们的研究成果，防止大批量生产。”

洁德眯起了眼睛，摇了摇头：“我以为我们可以信任核心企业。你基本上是自己建立了整个企业。这……这本来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认同道。

“那那些样品呢？都在哪里？”

“有一个在后备箱里。”

“你认真的吗？那另一个呢？”洁德盘问着。

“我寄出去了。”

洁德迟疑了片刻，淹了一口唾沫：“寄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寄给了我大学时候的室友贾斯汀。”

“贾斯汀？”她瞪圆了眼睛重复道。

“他都不知道怎么开机，更别说使用了。”

“贾斯汀……你认真的吗？”

“我父母都去世了。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书本是我唯一的伙伴。我唯一拥有的只有我的学习和研究。贾斯汀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有固定地址的人。”

“那我的父母呢？等等……我们就是要去我父母那里，是吗？”夏恩点了点头。“你为什么要将两个样品分开呢？”

“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。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只能一次偷运一个。它们那么重，而且两次时机都要刚刚好才行。”

“哦……好吧，”洁德沉默着思考下一个问题，“那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最近，我对核心企业和新上任的执行委员会起了疑心。”

“新上任的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。”

“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他们的新企划的，所以我们今晚就要走。他们打算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军事化。”

“什么？”洁德悄声惊叹。

“用于制造武器，制造……盔甲。”他告诉她。

“这是今天才发生的？”

夏恩点点头继续说：“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支持这项企划。他们升职的升职，加薪的加薪。所以，我……我一个人终止了这个项目。”洁德忧虑地望向窗外。

“他们还不知道吧？”她猜测。

“你我都清楚，制造武器的目的是什么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让任何人因为我们而丧命。这样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扭亏为盈？不……不应该是我们。”

“我以为核心的计划……我们的计划，是制造工业材料，而不是武器。”

“一开始是的。但后来理查德和整个委员会背着我跟一个格雷上将做了另一笔交易。”

“一个上将？”洁德挑起眉毛重复。

“就是说，理查德发现了一个能够获利更多的手段。洁德，他们想把这项技术运用到各个产业，包括制造武器。”

“用了我们的技术，即使是枪炮也是没法与之匹敌的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夏恩摇了摇头回答。短暂的沉静中，他继续在大雨中驱车行进。“他们拥有的所有武器都将坚不可摧。”

“战争形式便因此而改变。”洁德追问道。

“而且，你肯定也清楚，这个趋势肯定不会就此而止。这项技术潜能无限，甚至超过了当初我给理查德的预想。”

“夏恩，我以为你当初对他有所保留，就是为了防止现在这种问题。我们还没开始测试我们的第二个理论呢。”

“我不是核心唯一的科研人员，很久之前就不是了。理查德招了很多人来监视我，希望能从我透露给他的信息中获取情报。我给他的那些信息都是不知道简化了多少倍的，连他这样的蠢货都能懂。”

“就像是雇另一个律师来监管你现在的律师。”洁德比较道。

“我已经在核心的赞助下，完成了我这部分的任务，关于这部分的详细情况他们也没有完

全掌握。你也在家里，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，完成了你的任务。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来保证自身安全的计划，为了占取先机，为了我们的隐私。这也是我们当初选择不结婚的原因。”

“之前样品在他们手上，现在样品没了，他们肯定会去找的……也会来找我们。”洁德设想着。

“我当初应该猜到的，理查德肯定会去追求更多的利益。”

洁德笑了笑，随即摇摇头抱怨道：“这世上不乏像理查德和他的同僚那样的人，根本不在乎伟大的思想和发现，也不在乎解开万物的秘密，无所谓宇宙的真相。他们没有那个能力，也不想分析复杂的数据。去研究这种事只会让他们发觉自身的愚钝，让他们感到……困惑，恐惧，低人一等。”

“他们资助我们这样的人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张能保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的支票。”夏恩强调。

“有了这项技术，他们就无人能敌了。整个世界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从石器时代，青铜器时代，铁器时代，硅晶时代，大数据时代，再到现在……”

“只要我还在，我就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”夏恩打断她。

“要不是那些屈指可数的伟大科学家们，人类到现在都不会明白日月星辰的交替，更别说理解我们身在众多银河系之中的事实，驾驭电能用来……用来……”

“洁德，不会有事的。缺失了你的那部分，只有我的这部分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。没了样品，想要制造生产也是不可能的。就以他们知道的那点东西，即使真的着手制造了，过程也会又慢又艰难。”

洁德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她的绿色磁盘，告诉夏恩：“我毕生的心血都在这里。主要的硬盘都已经销毁了，残骸我也带在身边。但是难道他们不会……他们会来找我们的。”她担忧地设想。

“你的那部分是完全分开存放在家里的。核心对此不知情。你是安全的。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安全的。核心和所有的同僚都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和杰克保留了你们自己的姓氏，车也是在朋友名下的，你们还是加拿大的公民身份，”夏恩伸手抚上洁德的膝盖。她的手也抚上了他的手背，“他们都不知道我跟你住在一起。作为掩护，我的公寓在完全不同的楼层，就像我们计划的那样。”

“那你呢？过境的时候……他们会发现的。”

“我给自己争取了足够的时间。我的身份暂时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”

“那个上将可能已经发布通告了。”洁德指出。

“他们以为我在休假。我们离边境还有一天的路程。现在是周末，所以下周一我不去上班合情合理。之后我也可以请病假或者申请更长的假期。我可以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，直到他们起了疑心。”夏恩推测道。

“好吧。”洁德暂时想不出别的问题了。与此同时，夏恩一言不发地专心开车。大雨倾盆，雨声簇簇。他们离开了城区，进入了黑漆漆的郊外。

阳光普照。夏恩下了高速路，来到一家荒凉的加油站小餐馆。这里是附近一百公里内唯一

的服务区，餐馆里人满为患。他在加油站的充电桩旁停了车。

“你们先去占个座，我来给车充电。”他说。洁德点点头，打开了副驾车门。杰克在自己的车座里安然睡着。

洁德下了车，打着哈欠伸展四肢。随后，她把杰克从车后座里抱了出来，搂在怀里。杰克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
“好啦蜜糖，该补充能量了。”洁德亲了亲杰克的脑袋。
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夏恩说着，给洁德的车插入了充电器。洁德抱着杰克，向餐馆走去。夏恩悲伤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。

餐馆里人声喧嚣。洁德把杰克安放在儿童椅里，自己坐在一旁。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向他们问好：“午好呀。”

“午好。”洁德笑着回应。

“两位要喝点什么吗？咖啡？水？小家伙要喝果汁吗？噢，他可真是个小肉嘟嘟的小桃子。”

“我喝水就好，我的同伴要黑咖啡，这肉嘟嘟的小桃子嘛，给他一杯橙汁吧。”

“我们其实还有桃汁。”服务员建议道。

“好啊，那就桃汁吧。”

服务员笑着答道：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服务员走后，夏恩进了餐馆，向洁德和杰克的座位走去。

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团结协作呢，”夏恩在洁德对面坐下，“那样的话事情就都好办了，但我们偏不要，我们就是要各立门派，吃人血馒头，在中东地区互相厮杀，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制造武器。确实……确实，听起来是个非常不错计划呢。”夏恩唠叨完了，随即深呼吸一口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

洁德伸手抚上了他的臂膀：“夏恩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之后你会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份新的工作。你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”

“洁德，你和我曾经是，现在也依旧是核心的顶梁柱。没有了我们他们就跟无头苍蝇似的，公司也要关门了。不管那个上将投资了多少钱，都会亏得分文不剩。”

“那你觉得，在那之后会怎么样？”

“理查德和他的政客同僚们肯定会追究到底的。理查德本人也就是个傀儡而已。”服务员走了过来，把饮料放在他们桌上。洁德立马松开了夏恩的手臂。

咖啡上来了以后，夏恩立即举起了咖啡杯，把鼻子凑到杯边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。赶了一晚上的路吧？”

“一会儿还要接着走。”洁德与服务员聊着天。

“噢，至少小桃子要好好休息，对吧？不过，昨天晚上的雷暴还真是吓人。”

“是啊。”夏恩附和道。

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，服务员问道：“那么……想好要吃什么了吗？”

夏恩又扫了一眼菜单，答道：“嗯嗯……我的话，额，我要那个七号餐，双面烤黑麦面包加培根。”

“好的，那你呢女士？”

“我要六号，单面烤黑麦吐司。小家伙的话，我们已经给他备好吃的了。”洁德说。

“好的，我马上给你们上菜。”

“谢谢。”洁德笑着说。

“谢谢。”夏恩也说。服务员笑嘻嘻地点点头，收走了菜单，转身向厨房走去。

洁德重新开始说起之前的话题：“我父母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爸是大法官，也许他可以帮帮我们。”

夏恩叹了口气，揉着眼睛。“怎么了？”她担忧地问。

“洁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洁德皱起了眉头：“别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”

“按现在这种形势，你和杰克都是安全的，没有间接伤害，没有无辜的人会因为我们的死去，我们争取了足够的时间，但是很快他们就会起疑心的。”

“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技术交给别人呢？交给我们可以信任的人。”洁德提议道。

“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信任理查德。你说的别人，指的是另一个国家？还是另一家企业？但愿如此吧，洁德，但愿如此。我连小富翁都不认识几个，更别说大富豪了，而且对方还要足够聪明，能理解我们的技术。”

“简直就是对牛弹琴，还不如跟他们讲外语呢。科学……科学就是一门独立的语言，”洁德阐述道，“但是无所谓了，我们直接展示给他们看好了。”

“他们怕的就是这个。他们怕我拿了他们的赞助，给自己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，为己所用，或者是跟别家企业签约。”

“国家和企业都有他们自己的花花肠子，像提线木偶一样操纵着那些政客。”

“这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傀儡政客还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”夏恩说笑着。

“就是。”

“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运作的，关起大门来追求各自的短期目标。”

“每个国家，每个人，都是为了自己。”洁德说。

“在这莫大的宇宙中，小石头围绕着大石头转，人人都企图成为这小石头山上的山大王，真是可悲。但我们现在必须先退一步，直到抓住一个好机遇。如果探索宇宙就能立马赚大钱的话，我们现在早就已经身在太阳系之外了。”

洁德翻了个白眼：“你每次都会扯到外太空去。”

“洁德，所有未知的答案都在这宇宙中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但是，我们甘愿在原地等待，浑浑噩噩，浪费宝贵的时间，耗尽了我们的子子孙孙的未来。”

“我们现在先去我父母家吧。现在暂且只能等着，以后再解决未来的问题吧。我父母就住在卡尔加里城外。我们会想到办法的，夏恩，一定会的。”两人沉默了下来。夏恩在深深地思考着什么。洁德知道他在思考，满心希冀地注视着他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的幻想，终将成为现实。”夏恩低语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现在，我们要跟他们拉开距离才好。我们会一点一点，重铸一切，直到某天，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。”他笑望着杰克。洁德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没有资助的话，想要制造一个新的样品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一个样品的话，制造材料也要

花很长时间。”

“在资本主义社会，钱和想法，缺一不可。其实这样挺可惜的，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想法，你还是需要钱来把想法变为现实。没有钱，空有想法就只是纸上谈兵。”

“有钱才有话语权。”洁德总结道。

“所以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话语权的。”他说。

“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……在夹缝中生存，因为这人为己的体制而经济困难。每个人都在自己一生有限的时间里，努力踩着别人往上爬。”

“破坏了我们的家园。”夏恩追加道。

“不给我们的子孙留后路。”短暂的沉默中，洁德和夏恩一齐望向了杰克。

“唉，要是可以去到另一个星球重新开始就好了。让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在这里自行繁殖到死，为了能源，资源，食物，甚至是干净的饮用水大打出手。”

“我们这样自毁式地发展经济，无辜的动物们也被卷入了人类的纷争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我们……我们会改变这一切的，是吧夏恩？”

“如果有人知道如何能够让这世界变得更好，那他便肩负着人类的未来。如今已经到了这一步田地，我们当然会试着做出改变的，洁德。我会拼了命地努力。”夏恩气宇轩昂地说，随后呆呆地望向远方。周围被沉默所笼罩。

“怎么了，夏恩？”

“你我该分别了。”夏恩忽然说。他神情严肃，洁德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
“等等……为什么？我不要。”她反对道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们的研究比你我二人更为重要。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是不对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清楚，因为我爱你。”

“夏恩……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。”洁德喘息着说。

“洁德，深呼吸，”夏恩安抚道，“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我们以后也许还会再见的。现在，我们无能为力。”

洁德手撑着桌面，嗔怪道：“也许？我才不在乎我们的研究，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要这研究有什么用。没有你……我们的研究根本就没有意义。”

“没有了我们的孩子，没有了杰克，才没有意义。”夏恩恳求着。
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会回来的，洁德，我就算拼了命也会回来。你知道我会的。”

“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我就当你死了。”她说。

“如果我没能回来，你就知道我是拼了命，尽了最大努力了。”

“你早就知道你要跟我分开。我们原先都计划好了，你现在自以为是地改了计划，对我隐瞒这么重要的事情。你这是在对我撒谎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是不会对她撒谎的。”

“我对你撒了谎，因为我的区区爱情在人类的毁灭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”夏恩的话在洁德心中激起了一番仰慕之意。其实她心里也清楚，她的做法有些自私了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她坦白道。夏恩扬起下巴，等着洁德告诉他哪里说得对。“如果我们出城之前你就跟我说了，我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也不会走出这么远来。如果是我的话……我也会选择先隐瞒的。”

“洁德，我爱你。”

“我爱你，夏恩。”她不禁潸然泪下。夏恩站起身来，挪到洁德身旁。她崩溃地抬头看着他：“现在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联系你？”

“为了我们的安全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联系了，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打算去哪里。我的信用卡记录会显示我的位置，我来把他们引开，之后我会再往另一个方向走。”

“那至少告诉我……夏恩，你打算……怎么解决这事？”

“我会处理好的，我发誓，”他的手掌轻抚着洁德的头顶，嘱咐道，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好你妈妈。”他俯下身来，在洁德的额前吻了一下，同时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磁盘，跟洁德的一模一样，只是他的是白色的。洁德摸到了磁盘，迅速藏进了口袋里，随后拉着夏恩，深深地吻着他。

他们放开了彼此。夏恩说：“有了好的想法只成功了一半。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拼凑起来。我知道你可以的……我知道你可以给杰克，给我们，一个光明而自由的未来。”

夏恩背过身，向门外走去。离别之际，他转过头，看到洁德在身后目送着他。随即，他的离去便扯断了两人交错的视线。

洁德抱起杰克出了餐馆，泪光闪闪地环顾四周。夏恩已不见了踪迹。洁德把杰克放在他的座椅里，自己随后也上了车。

洁德静静地深呼吸了一口，忽然注意到右手边的副驾座位上躺着一张折起来的便条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便条。

天气温暖宜人。洁德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，穿越广阔的加拿大农田。她摇下了后座的车窗。杰克咯咯笑了起来。副驾座位上摊开着夏恩留下的便条。他在便条里致歉：“洁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除了走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不走的话，你和杰克都会有危险。只能这样了。”

洁德开车穿过一座闲适的小镇。夏恩的便条上继续写着：“洁德，一旦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我就会回来找你们的。我离开了你和杰克，也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抛在了身后。”行驶在加拿大中部的乡村，洁德一路向西，追逐着落日。夏恩的便条继续写道：“我不会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我决定了要走，因为我有把握能与你重逢。我们共同创造的回忆，就是我来这世间一趟的意义。”

杰克在后座上吸着装满绿色液体的奶瓶。洁德在高速路边停下，下了车，伫立在一片一望无际的麦田边，欣赏着风吹麦浪。夏恩的便条继续写道：“我会尽力处理好这件事。但是，你得明白，你和杰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。”洁德在手机上划着，选中一个名为“佳斯特法官”的联系人，把手机贴在耳边。

洁德在一扇黑色铁门前停车。铁门后连接着一条百米长的车道。几近黄昏，洁德满脸疲倦。铁门中央嵌着一个字母J的字样。车道上的柏油干透之前，一个像夯土机一样的器械在路中央印上了一个六边形的图案。铁门两旁筑有两根四米高的水泥支柱。一个摄像头架在其中一根柱子顶部，监视着门口。夏恩的便条最后写道：“你们要走得远远的，跟我们计划的一样，去你父母家。灾难过后，我们会在余烬中涅槃重生。一定会的，洁德，我知道。我爱你。”铁门缓缓打开，洁德驾车驶向佳斯特家的三层宅邸。车道两旁新栽了小树

苗。更远一点的地方，花朵，蕨类植物，大小各异的假山石星罗棋布。

佳斯特家的宅邸占地七十英亩，四周环绕着四米高的围栏。田地与树林贯穿整个宅子，周围没有其他任何建筑或民居。天边摇曳着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。车道两旁的树后堆积着更多的假山石。车道中段，一个男人和女人的雕像立在路两边，彼此相望。女人披着长袍，戴着眼罩，手里举着一架天平。男人则身披斑驳的铠甲，手里攥着的剑缺了一角，在他两腿之间，剑尖向下指着。

佳斯特宅邸的屋顶被太阳能板所覆盖，还筑有一个天台。天台的栏杆和支柱也仿照罗马柱的样式，全部由水泥所制。两台旋转着的小风车伫立在房屋边上。洁德把车停在车库前，出神地望着自己童年时的家。

时间还早，空气里裹挟着春日的丝丝凉爽。15岁的洁德身着破旧的连体服，头发绑成一个利落的马尾，独自坐在佳斯特家的门廊台阶上。她皱着眉头，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很是恼怒。她的爸爸约翰一身干练的三件套西服，抓着车钥匙和旅行箱从前门迈出来。约翰的头发已经半白了，刮得很整齐的胡子也透着丝丝的灰白。他在洁德身边坐下。

他看着她说：“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年轻的人，对全球事务如此上心。你最好还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想一想你要怎样安排你自己的生活，多花点时间跟朋友一起玩也是好的，或者就像你现在这样，出来透透气。”

“我就是为了透气才出来的。”

“哦，洁德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。我听到你摔门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洁德道歉。

“这种事已经发生很多次了。”

洁德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，嘟囔着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洁德，你不该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影响到你。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
洁德看向约翰，回嘴道：“法官大人，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影响到我，那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大部分人都是在乎的，只是他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，没办法介入全球性的事务，国家层面的事务，州，省，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城县，更别说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了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约翰问道。

“大多数人。”约翰听了，不禁点头轻笑起来。

“你说得对，只不过有些时候，就算是一个人也能做出巨大的改变。但是洁德，像你这样年幼的人，你们从前人手里继承了这个世界，你们不应该感到内疚。”

“只是在一边看着的话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”洁德的话让约翰扬起了下巴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“就是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我觉得内疚。要是有人不觉得内疚，那就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……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根本就是无所谓的。”

“我也觉得是这样。”

“我一个人坐在家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能站在一边，因为我缺乏可信度，我没有支配权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财力，没有自由。我只能站在一边看着……等着。”

“洁德，会轮到你的。就像所有人一样，你会有机会做出选择的。这选择是否会让这世界

变成更美好的地方，完全取决于你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”

“法官大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团结协作呢？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战争和武器上呢？”

“因为恐惧。”约翰说。

“我们应该合作才对。”她提议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用我们自己的钱，发展我们自己的城市基建，开发可再生能源，扶贫。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还可以把我们的军队投入到本地的安保中去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约翰询问道。

“国家给我们的战士们提供食宿，他们可以帮忙维护我们的安全，防止大型枪击案的发生。”

“这确实是个双赢的好办法。”

“真是太浪费了……除了几个国家间的矛盾冲突，现在基本没有在打仗。非战时，战士们应该服务自己的国家和人民。我们需要他们的协助。警方，消防员，医护人员，教师……孩子们，都需要他们的帮助！”洁德激动的述说和声音里的痛苦让约翰怔了一怔。

“说实话，我也觉得很惊讶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践。”

“而且，在每一美元的税款里至少提出25分用于太空项目才像话。现在的半分钱简直是个笑话。”

“加拿大的话就更少了。”约翰追加道。

“看看美国用这半分钱都取得了哪些成果，这才是真正讽刺的呐。就靠这半分钱，美国领先了别的国家一大截。”

“既然现在我们说了算，那就抽出26分钱好了。”他提议。

“或者50，或者75！你能想象吗？”洁德眉飞色舞地说。

“洁德，你知道我百分百支持你。我们要讨论多少次你才能明白？”

“我知道。我最近确实有些喋喋不休了。对不起。”约翰摇摇头，圈住了洁德的肩膀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感到这么内疚。你这么焦虑，我也不能怪你。洁德，我也经历了很多，很多我无法控制的事情，不想提及更不忍目睹的事情。但是，我选择的道路给了我一些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。当法官这么些年，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相信，没有被证明的理论都只是理论而已。”

“就像是人，没有被证明有罪，就都是清白的。”她比较道。

约翰点点头默许：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法律是划清善恶的工具。法律基于真相。真相藏于事实之中。区分事实和理论就是对人是否有罪的判断。”

“这是公理。”洁德说明道。

“是通用的共识，划清理智与疯狂之间的界限。”

“和平与混乱。”她修改道。

“你能想一想，我们的共同需求都有哪些吗？”

“要有足够的粮食，干净的水和空气，为人类和所有其他的生态系统创造更好的生活质

量。有了这些基本条件，才能考虑别的。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也为了我们的后代，我们的子子孙孙。”

“否则我们的努力就没了目的，我们所达成的一切成就也都没有了意义，”约翰俯下身，亲了亲洁德的头顶，“我要走了。我们今晚再聊。但是洁德，你说得都对。”约翰站起身来，走下门廊的阶梯。走到半路，他转过脸去，看到洁德正盯着他。“人们就是喜欢抱怨，很骄傲地指桑骂槐，也不想想怎么能从自身出发去解决问题。洁德，要把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，这样，你的喋喋不休或许就不会这么颓丧了。”

洁德点点头答道：“谢谢你，爸爸。我会努力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的，”约翰鼓励地笑着，“我爱你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”她回应着，望着他转过身向他的车走去。

约翰和他的妻子艾莉·佳斯特都已人到古稀。他们到车库前迎接洁德。他们养的四条大狗汪汪叫着冲洁德与杰克跑去。艾莉和洁德与彼此十分相像，只不过艾莉满头银发，看起来有了些年纪。洁德抱着杰克，大狗们好奇地绕着他们转圈。一家人拥抱在一起。不一会儿，洁德便开始轻轻抽泣了起来。

“没事的，洁德。你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很安全。”艾莉告诉她。大家放开彼此后，她继续说道：“你一定累坏了。来，我来帮你。”洁德便把杰克递到了艾莉怀中。洁德用两手抹着脸颊上的眼泪，看着约翰和艾莉凝视着杰克的样子。

洁德战栗着说：“对不起，本来想早点来看你们的，但是……但是我……”

约翰摇了摇头：“洁德，别这样。”

“全都是我的错，”她承认，“我从来都没有计划着要抽出时间来陪伴你们。我们……我们本来是要来的，但是夏恩和我……我们刚刚……”洁德深吸一口气，望向地面，摇了摇头。

约翰的双手抚上洁德肩头，抚慰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有的是时间。我们一直都在这里，以前在，以后也会一直在。你跟你妈妈先进屋，我来帮你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，好吧？”

“谢谢爸爸。”艾莉怀抱着杰克，与洁德和四条狗一齐进了佳斯特宅邸的大门。约翰则朝着洁德的车走去。

第二章

六个月后，明媚的夏日阳光照耀着佳斯特宅邸。

洁德一丝不挂地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，披散的头发长及手肘。她操起一把剪刀，开始剪自己的头发。一把一把的长发落进水池里。

刚刚出浴的洁德擦去了镜子上厚厚的一层水汽。镜中映出她新剪的短发。

她放下吹风机，把头发拨到一边，做出一个偏分的造型。她就这样沉静地，看了一阵镜中自己的映像，脸上萦绕着悲伤。她挤出一个浅浅的笑。

距离佳斯特家大概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片宽阔的圆形池塘，被芦苇和假山石所环绕。一个人手形状的水泥雕像伸展在池塘中。整个后院都零星地散布着假山石。池塘后面是一座等比水泥雕像，塑造了一头雄鹿。一个灰色的猫头鹰水泥雕像伏在一根低垂的树枝上。另一座长长的龙雕像在树木间若隐若现。还有更多的等比雕像掩映在整个庄园之中。印着暗花的小径蜿蜒在院子里，不时有小巧的水泥石阶连接着水陆。

屋后的树木间掩藏着一个三十米长的筒仓。仓顶上的玻璃房里，一架望远镜从屋顶探出来。屋顶上，一面巨大的可旋转镜子把光反射到院子另一头的一个小锅炉组上。四条狗，两只猫，和五只兔子在院子里嬉戏探索。大草坪上铺了一条毯子，艾莉坐在上面拿着模型逗杰克玩。约翰正忙着在马厩里给他的几匹马儿们喂食。洁德穿过院落，下了一条小石阶，踏过一条印有树叶型暗花的小路，朝艾莉和杰克走去。艾莉见了她的新形象，不禁瞪大了眼睛。洁德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洁德盯着自己的脚尖。

“洁德……你的头发。哇，你……你看起来变化好大……当然，是好的那种变化。对不起。上一次见到你头发这么短的时候，你还是一个小小的佳斯特小人。”洁德冲她笑。艾莉抚摸着杰克的脑袋。杰克也笑了起来。

“这个发型已经留了这么久了，想换个新的。前几天我看到你的蛇雕像了，把我吓了个半死。”

“哦，你找到我的小蛇了呀？我喜欢她的身体缠绕着树根的样子。”

“你真是费了大劲了，妈妈。假山石，柱子，雕像，它们……它们都美极了，特别逼真。”

“哦，谢谢你。这些事情可以让我忙起来。在你回来之前，你爸爸也还在忙着给那个筒仓装镜子呢。”

“是呀，镜子增加了反射到锅炉上的光，确实很酷呢。发电机是用蒸汽驱动的，是不是？”艾莉点点头答道：“我们现在完全是自给自足了。我们还新装了一个地热电极，你爸爸跟你说了吗？”

“真的？他没跟我说。挖了多深？”洁德问。

“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正好地热活动频繁，挖了几百米就行了。施工的时候用的都是重型器械，虽然当时地上有铺木板做保护，但院子的地面还是经常被压坏，要常常修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嘿，你爸爸和我都在想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车库里的那些空盒子是怎么回事？约翰跟我说你……你给杰克做了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什么新玩意儿？”

“嗯，做了个婴儿床。我从几个不同的人手里买了几样不同的材料，然后把它们拼起来。本来我是想早点做的，但是那些零件过了好久才到。”

“哦好，所以……所以这个东西……在市场上是没得卖的？”艾莉猜道。

“有类似的高压床，但是我的这个跟那些制造方法不同。”

“你总是挑战自己的极限。”

当天晚上在杰克的房间里，洁德戴着面罩，启动了一个手钻。她俯下身，在一张高压床顶部的树脂玻璃顶上钻了个洞，随后把一根黑管插入洞里，钻入螺丝把黑管和床顶固定在一起。洁德退后一步，欣赏着她的杰作。床顶上植入了三根黑管，管子连接着位于床后的雾化缸。洁德抱着胳膊笑了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，妈妈？”洁德问艾莉。

“没什么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，普通的婴儿床和这个高压……怎么说的来着？”

“高压睡眠仓。它能释放雾化维生素和——”

艾莉打断道：“雾化维生素……还有这种东西吗？”

“并没有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同时也会降低氧含量，因为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可控的大气层。”

“降低氧含量？”

“不用担心，第一年的话只会稍微降低一点点，差不多0.1%。”

“只要你懂就行了。”

“我要是不懂的话就不会去做。可我一旦开了头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我要把杰克放在第一位，给他最好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每个母亲都应该这样。”

“当然，”艾莉说，“我没有暗示任何不好的意思。”

“法官大人在哪呢？”

“你爸爸在那边喂马。你去帮帮他，我来照看小家伙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跟我客气什么。”艾莉继续拿着模型跟杰克玩耍。

“要乖乖的，蜜糖。”洁德嘱咐杰克。

洁德穿过后院，往马厩的方向去，差一点就踩到了一只在草坪上吃草的兔子。

洁德的手抚上一匹马儿，问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约翰转过头来，看到她的一瞬间，立马怔住了。

“哇！你把我的女儿怎么了？”

洁德绽开了笑颜：“剪了头发。”

他咯咯笑着：“我能看得出来。很适合你。”

“谢谢。那么？”洁德执意要帮忙。约翰弯下腰去，捡起一只桶，丢给了洁德一把马刷。

“好吧好吧。洁德，你能回家来真好，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，上次离家这么久还是你去上大学的时候。”

“回家真好。”洁德给一匹马刷毛。

池塘边，洁德与约翰一同给他们养的彩虹鳟喂蛋白小球。鱼儿们争先恐后地浮了上来，有些还跃出了水面。洁德沿着池塘，把食物投喂给池中的三只小乌龟。

晚上，洁德帮着约翰，把一个高高的鸟喂食器注满了食物。

约翰回忆道：“我想告诉你，在你小的时候，我真希望能多陪陪你。”

“额……我明白，那是你的工作。不，是你的责任。”

“我有这么多的养老金，本来可以早点退休的。你妈妈也靠做雕像挣了不少钱。”

“我希望很多事情都不一样，但是，谢谢你这么说。其实，我也希望我们前几年能多回来看看你们。”

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梦想要实现，我完全理解。”约翰点了点头说。

洁德翻了个白眼，摇摇头：“我们没能实现我们的梦想，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”

“已经这么久了，他……有联系你吗？”约翰问。

“没有。如果他一直没联系我，那我只能往最坏的方向想了。”洁德心中十分恐惧。

“从这一连串的事情里，你有吸取到什么教训吗？”

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洁德回答。

“相信我，不要随便相信别人。”约翰断言道。

“也不能相信你吗？”

“对你来说，我只是随便一个‘别人’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爸爸，你才不是别人。”

“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会想出办法的。”

“有头绪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洁德说。

“要不要找一份新工作？”

“我有很多存款，但是确实，要赶紧找工作了。”

“在你还没找到工作之前，你都可以住在我们这儿，多久都可以，你知道的。一想到你一个人独自抚养一个孩子，我就觉得心疼。”

“谢谢。我有把握，因为抚养我的那个男人把我养育得很好。他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”洁德坚定地说

“哦洁德，谢谢你。”

“我现在就是一天一天过，顺便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。”

“不急，慢慢来。时机成熟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。”约翰安慰她。

“什么时机？”

“从头来过的时机。”约翰答道。

“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从头再来了……如果没有他在身边的话。”

“不尽最大努力的话，你想想杰克，他该怎么办？”

“他现在是我生活的中心。我知道，在我的帮助下，他可以成为很棒的人，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”

“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对你没能尽到最大努力。”

“不，别这么说。我的童年很幸福，我才不会说你不好，那样的话也太任性了。”

“虽然那个时候我经常不在家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

“但是你似乎也成长得很好。”

“如果当时夏恩和我达到了我们的目标，那这个世界早就被我们改变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洁德。”

“你对我和杰克来说，真的很重要。”洁德转过身，给了约翰一个长长的拥抱。

约翰告诉她：“以前……现在也是一样，你妈妈和我经常会说我们为你感到特别骄傲。”他们松开了彼此，后退一步，互相笑了笑。“你二十二岁的时候就是物理系教授了，还有你的项目……和他一起开发的项目。”

洁德面色忧伤，慌忙嘟囔着：“谢谢，你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，真的。但是，我想……我该进屋了。”

“嗯嗯好。你去忙你的吧。”

“天不早了，我得去哄杰克睡觉了。”

“我明白，杰克永远是第一位……嘿，洁德。”约翰叫住她。

洁德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：“怎么了，法官大人？”

“我爱你。”约翰告诉她。

洁德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仍微笑着回应：“我也爱你，爸爸。”约翰能看出她在强颜欢笑，脸上的笑容遮不住内心的伤痛。洁德转身走向后门廊。约翰也提起了一袋鸟食，往小棚子走去。

洁德锁上了杰克的房门，转过身来面对着一堆还没收拾好的打包箱和泡沫。一张老旧的写字桌蹲坐在房间一隅。桌上放着一个三角形的物件，被一张床单罩住，长宽大概各一米。箱子周围散落着一辆独轮手推车和各样工具。洁德望着杰克在小小的婴儿床里酣睡，随后看向右侧。已经完工的高压仓床靠墙放着。洁德在写字桌前坐下，戴上护目镜和硅胶手套，拿出一个又一个的瓶瓶罐罐。罐子里装有纯净元素，每个都做了标

识：“碳”“氢”“氮”等等。她掀开床单。床单下藏着的是六角土机器，犹如一座灰色的方锥形金字塔，层层叠叠。洁德按下顶部的三角形棱锥，料斗便弹了出来。料斗是一个漏斗状的导管，有十二个孔，分别可以放置十二种不同的元素作为原料。洁德在机器底部插入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小瓶子，用一个针管样的工具把罐子里的纯元素依次转移到料斗中去。完成后，洁德按下机器上的六边形按钮。料斗自动关闭进行启动，发出轻轻的轰鸣声。一台笔记本电脑连接着机器。洁德坐了回去，观测着电脑上的读数。机器正在定制能够跟杰克的DNA相链接的分子。一滴滴的绿色液体流进了机器底部的小瓶子里，渐渐地装满了一整瓶。

十五分钟后，洁德举起瓶子观察了一阵，随后把它放进了一个小冰箱里。冰箱里还有另外三十个同样的瓶子，分成五组分别摆放。她站在高压仓床边，深吸一口气，接着转身望向安睡在婴儿床里的杰克。她蹲下来，把杰克抱了起来。杰克醒了，睁开了他的蓝眼睛。她把杰克金色的小刘海捋到了一边，悄声说：“杰克，是时候了。”她轻柔地把杰克放到了高压仓床里，俯下身来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然后把电极贴片贴在他的脖子，脸颊，和两个太阳穴处。她从冰箱里拿了一个小瓶子，回到床边，与杰克相互对望着。她拉下床边的拉杆。杰克便被整个送入了仓内。洁德抬起拉杆，关闭仓门，来到床后的雾化缸处，把绿瓶子插入了雾化缸中心的槽里。雾化器吸取着瓶中的液体，发出一阵气声。洁德同时拉下了雾化器上的两个拉杆，启动了雾化缸。她伫立在床边，凝视着里面的杰克。他们静静地望着彼此。一滴泪珠沿着洁德的脸颊滚落下来。绿色的气体慢慢盈满了整个高压仓床。杰克也消失在了这片浓厚的绿色里。洁德回到桌边坐下。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杰克呼吸系统的数据。洁德移动光标，把仓床内的氧气含量降低了0.1%。现在的数据显示，“氧含量15.9%”。

厨房的餐桌上摆着装维生素A到Z的瓶子，以及几乎涵盖了整个元素周期表的矿物质。瓶子排列整齐，摆满了整个桌面。洁德仔细地用天平给矿物质和维生素粉末或液体称重。每次称重过后，她便把称好的粉末和液体倒进一个榨汁机里，同时把一长条单子上相应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勾掉。单子的顶端写着“维矿溶液”。她又小心翼翼地盛了正好一量杯的水，倒进榨汁机里，随后盖上盖子，启动榨汁机。十二个小瓶子敞开着，嵌在各自的瓶托里。她从中抽出一个瓶子，插入连接着电脑的混合器中。混合器启动后便开始震动。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维矿溶液浓度的读数。

洁德眯着眼睛凑近了屏幕，轻声自言自语：“再来一点点钙，还有……锌。”

洁德在砧板上切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，并把切好的蔬菜水果块都塞进了榨汁机里，又加了一些坚果和亚麻籽。她往榨汁机里倒了一瓶维矿溶液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启动榨汁机。榨汁机的噪音掩盖了艾莉进门脚步声。

“嘿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艾莉大声地问。洁德吓了一跳，随即翻了个白眼，关掉了榨汁机。“你是还没睡吗？还是已经起了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我在给杰克做奶粉。把你吵醒了？”

艾莉扫了一眼铺满了各种原料的餐桌：“没事……你……你小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喂给你这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诶。”

“你确实没有。”艾莉听了，不禁面露羞愧。

“超市里买的奶粉不够好吗？”

“跟我的比起来，超市里的奶粉简直就是垃圾。”洁德毅然地说。

“你……你不觉得这有点太过了吗？母乳还不够吗？”

“我还想做得再过一点呢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觉得，有条件的话，每个人都应该这样。我要给杰克最好的，比我自己的乳汁还要好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奶粉就更别提了。不尽最大努力是绝对不行的。”

“你在用的那个机器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艾莉询问道。

“一个装置。”

艾莉叹了口气接着问道：“那这个装置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，洁德？”

洁德快速地解释：“这个可以用来把溶剂和溶质混合成均匀的溶液，同时测量浓度。这样的话，溶液既不会太稀也不会太浓，对于杰克的体重，新陈代谢，和年龄来说正好。”艾莉眨了眨眼睛，微微歪着头。“要做得多才行，这些对于我的伟大计划来说很重要。”

“睡觉也很重要。我……我再去睡几个小时。晚安，或者……早安，随便吧。”艾莉走后，洁德重新在桌边坐下，在电脑上打字。
